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第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寧陵君秦滅魏

文穎曰魏大梁也

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

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

魏地已下欲立

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乃

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

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

於陳五反

師古曰反謂回還也

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

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

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劉奉世曰田儋傳儋

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儋臨濟下非遣田巴也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

濟咎為其民約降

師古曰與章邯為誓而約降

約降定咎自殺

師古曰但

欲全其人而身自不降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

師古曰項羽立之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

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 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

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

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謂母也 至國則絕河津畔漢

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

閒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 今漢王嫚侮人

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

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東

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

之王難與其守遂殺豹

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

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

故齊王田氏之族也

師古

曰亦六國時齊也

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

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

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為殺奴

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為字作偽非也陽即偽耳不當重言之

見狄令因擊殺

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僭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僭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僭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僭於臨濟下僭從弟榮收僭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僭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

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
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

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

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

齊兵共擊章邯

師古曰趣讀曰促

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

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劉

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王者項梁之語也見羽傳中

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

齊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

應劭曰蝮一名虺蠱螫也螫人

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
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
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
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
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
唯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蠶音火各反螫音式亦反虺音
許偉反擘者人手
大指也音步歷反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

楚趙非手足戚

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臣瓚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瓚說

是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

墓矣

如淳曰齟側齧也齟齬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齟音蠟齟音紇齟音五絞反

楚

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師古曰擊

敗而殺之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

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廼徙齊

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丈吏反下皆類此

齊將田都

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

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

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

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

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

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母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

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

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

師古曰三齊
齊及濟北膠

東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

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

師古曰
夷平也

所過

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

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

迺釋齊

師古曰
釋解也

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

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

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間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

齊齊使華毋傷田解

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

軍歷下以距漢

張

曰濟南歷山下

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

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

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

且遣使與漢

平

師古曰方欲遣使

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

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已而亨之

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

廣東走

高密橫走博

蘇林曰泰山博縣

守相田光走城陽

師古曰守相皆言為相而

專主居守之事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

師古曰且音子間反

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

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

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

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

橫亡走梁

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

中自立而兩助之也中音竹仲反

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

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師古曰吸音許及反

遂平齊地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隴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隴師古曰音于老反

高帝

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
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
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

詔請為庶人守海隴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

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

耳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亦不失為侯詳語意

可知豈為其徒衆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

維陽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至尸鄉廢置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廢置謂置馬以

傳驛者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

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為

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

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北

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

事主

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

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

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

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豈非賢哉

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長八

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

死定陶成犇懷王

師古曰犇古奔字

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

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

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

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蠹東鄉可以

爭天下

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

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蠹與鋒同鄉讀曰鄉漢王

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

為穰侯

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

後又殺之開漢

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距漢

孟康

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

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

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

歸漢

師古曰降楚從復得歸漢

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

春與信剖符王頽川

師古曰剖分也為合符而分之

六年春上以為信

壯武北近鞏雒

師古曰鞏即今鞏縣

南迫宛葉

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音於元反

葉音式涉反

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

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之

被師古曰被猶帶也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

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

疑信數間使有二心

師古曰間私也

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

不勇專生不任

李奇曰言為將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齋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

勇也必生
非任也

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

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

責其有二心

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鞮音丁奚

反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

黃

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

立趙苗裔趙利為王

師古曰六國時趙後

復收

信散兵

○宋祁云景祐本無散字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劉敞曰下云而與

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與字

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

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

師古曰廣武亦大原之縣

與漢兵戰漢兵大

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

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

匈奴復聚兵樓

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

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

城上白登

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池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

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

師古

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

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

○宋祁云景祐本有兩稍

字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

者全兵

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章衡曰李注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說不得行歟且奇

何以知匈奴無雜仗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

請令彊弩傳兩矢外

鄉

師古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者以禦敵也鄉讀曰嚮

徐行出圍入平城

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

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

入居參合

師古曰代郡之縣

漢使柴將軍擊之

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

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是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

而後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大王所知今王

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

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

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

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

種也有功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

喻者蓋言種不去則見絃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

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

胥所以償於吳世也

蘇林曰償音奮孟康曰償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

以斃於世也師古曰償謂傭仆而倒也音方問反

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貳

蠻夷

師古曰貳音吐得反

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

執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

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韓

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積

當為弓高侯

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

嬰為襄城侯

晉灼曰功臣表屬魏郡

吳

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

以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鄭氏曰音隄陵之隄師古曰鄭音是也音假貴幸

名顯當世媽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頰侯

師古曰字後坐酎金失侯○孔武仲雜說漢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

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羗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羗者故於宗廟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削縣侯失國焉益緣諸侯之不從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為御史大夫復以待詔為橫

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頰侯後

為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龍頰侯名詭按道侯名說列為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太

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

子宮為太子所殺

師古曰掘音其勿反

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

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

服虔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

故見殺而子復為巫蠱見誅皆為冤枉故上曰毋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以掘蠱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興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以追寵說也乃復封

興弟增為龍頡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

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

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

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
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
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
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
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額侯薨子持弓嗣王
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

師古曰耗減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

到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

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

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

師古曰烈業也

楚漢之際豪

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

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虜韓氏

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

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贊曰案武王之子方於

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

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

預等以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前漢書卷三十三

前漢書卷三十三考證

魏豹傳圍臨濟○

臣召南

按後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

濟亭即此臨濟為魏咎所都也張守節解史記指齊
州臨濟縣非是

田儋傳因進兵破殺田既于膠東○

臣浩

按史記作因

令曹參云云則破殺田既乃曹參事與灌嬰破殺田
吸同韓信未身至膠東也

入海居鵑中○

臣召南

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

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韓王信傳韓王信○

臣召南

按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

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也史無削人

名字之理兩人姓名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

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為此解不知因司徒訛為申徒

因申徒又訛為信都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

同非韓王本名信都也

故韓襄王孽孫也○

臣召南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

王為秦所滅少子熒虱生信

北近鞏維南迫宛葉東有淮陽○胡三省曰韓之分晉
其地南至宛葉西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
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
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
近耳不屬韓也

請治馬邑○胡三省曰時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
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

前漢書卷三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

擇也又不能治生為商賈

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

常從人寄食其

母死無以葬

○宋祁曰或無其字

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

者

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

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

張晏

曰下鄉屬淮陰

亭長妻苦之

師古曰苦厭也

迺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

一漂母哀之飯信

韋昭曰以水盪絮曰漂師古曰哀憐而飯之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

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

豈望報乎淮

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劒怯耳衆辱信曰能

死刺我不能出跨下

師古曰衆辱於衆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也

於是信孰

視俛出跨下

師古曰俛亦俯字

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

淮信乃杖劍從之

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

居戲下無所知名

師古

曰汎在旌戲之下也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

策干項羽

○宋祁曰或無此項字

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

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李奇曰楚官名

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

已斬

師古曰疇類也

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

師古曰夏侯嬰

曰上不

欲就天下乎

○宋祁曰或無此上字

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

貌釋弗斬

師古曰釋放也置也

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

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

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師古曰度計量也音大各反

上

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

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

師古曰若汝也

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

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

十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

雙

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張晏曰無事用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

師古曰顧思念

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宋祁曰何或無久字

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

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

師古曰嫚與慢

同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

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師古曰鄉讀曰嚮

上曰然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

漢王

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

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癸反 ○劉奉世

曰唯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

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

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

李奇曰猝

嗟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志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晉說

是也猝嗟暴猝嗟嘆也猝音干忽反

然不能任屬賢將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此特

匹夫之勇也

師古曰特但也

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

師古曰姁姁和

好貌也音許于反

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刻印利忍不能予

蘇林曰利音利角之利利與搏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利音五九

反搏音大官反又音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

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

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

師古曰結怨於百姓

百姓

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彊以威王亦同

名雖為霸

實失天下心

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為霸也

故曰其疆易弱

師古曰易

使弱也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

師古曰言何所

不誅也下皆類此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不散

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衆無不離

散而敗也

且三秦王為秦將

師古曰章邯司馬欣董翳

將秦子弟數歲而

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

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

秦父

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

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

師古曰秋毫喻細微之物

除秦苛

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

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

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王失

職之蜀民亡不恨者

師古曰之往也

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

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

於是漢王大喜

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

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

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

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問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

以故楚兵

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

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卻退也卻音丘器反

塞王欣

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

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

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

○宋祁云一本作大將軍

曰栢直也信曰

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

兵

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

罌缶渡軍襲安邑

服虔曰以木桺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

是也。罍，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宋祁曰：伏越本作復。○劉敞曰：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復當作伏。

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

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

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闕

與是邑名也。在上黨臨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闕音一曷。反。與音豫。

信之下魏，代漢，輒使

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

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牒今乃

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

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

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云樵彼桑薪樵音

在消反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

也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

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足下深溝高

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

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

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

戰

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則可勝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今如此避弗擊後有

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

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

師古曰間人微伺之也

還報則大喜乃

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師古曰舍息也

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

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

人持一赤幟

師古曰幟旌旗之屬

也音式志反

從間道革山而望趙軍

如淳曰革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蔽隱於

山間使敵不見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

漢幟

師古曰若汝也

令其裨將傳餐

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

當共飽食也師古曰餐古飡字音千安反

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

應曰諾

孟康曰噤音撫不精明也劉德曰音撫師古曰劉音是也音丈府反

信謂軍吏曰

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師古

曰行音恐吾阻險而還○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胡即反

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聲趙開壁

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奔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

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文逐信耳信

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宋祁

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有二張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

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

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
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

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師古曰泚音祇
又音丁計反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
項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

事之

師古曰鄉
皆請曰嚮

諸校効首虜休皆賀

師古曰諸校諸部
也猶今言諸營也

効致也謂各
致其所獲

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

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

師古曰顧念也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敵市人而戰之也

師古曰經亦謂

兵法也敵與驅同也忽入市廓而敵取其入令戰言非素所練習○宋祁曰浙本注文同也無也字

其執

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

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

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

廣武君辭曰臣聞

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師古曰圖謀也

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之秦而秦伯

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

伯讀曰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

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

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

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

師古曰願顧念也

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

郤下

李奇曰郤音羹臠之臠常山縣也光武卽位於此故改曰高邑

身死泝水上今足

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

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

以待命者

師古曰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媮苟且也言為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

為久計也

然而衆勞卒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

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

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

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見音

胡電反屈音其勿反

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

師古曰單亦盡

若燕

不破

○宋祁曰若一作弱

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

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

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

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

師古曰首謂趣向也

音式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

師古曰八寸曰咫尺

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燕必不敢不聽

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

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

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

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

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

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

師古曰之性也宛葉二縣

名宛音於元反葉音式涉反

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

漢王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

師古曰就其卧處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

驚漢王奪兩人軍

○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兩人軍印浙本無印字

即令張耳

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

文穎曰謂趙人未嘗

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

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

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

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

曰且音子余反

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

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

或說

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當也

○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久字

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深壁

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師古曰信臣常所親信之臣

城聞王在

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執無
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
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
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

可得

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

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師古

曰濰音維濰水出琅邪北經縣東北經臺昌入海卽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

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

龍且

○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留兩意俱通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添

陽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

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

師古曰邊近也

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今權輕不足以

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使者至發書

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

旦暮望而來佐我

師古曰而汝也

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

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

○宋祁曰項以疑作已

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

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

師古曰必謂必信之

身居項王

掌握中數矣

師古曰數音山角反

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

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

師古曰稱金石

者取其堅固

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

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

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

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

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

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

○宋祁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

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

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飢也

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

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

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

○宋祁曰景祐本越

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

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

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

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

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

師古曰以恥辱

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

師古曰言晨炊蓐食

召辱已少年令出跨

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

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師古曰就成也成今日之功

項王亡將

鍾離昧

師古曰昧音莫曷反

家在伊廬

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師古

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

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

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有變告信欲反

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

書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

上患

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

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

師古曰度音大谷反

欲謁上恐見禽入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

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

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於

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

狗亨

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畧之言

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

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按

六年游雲夢時高祖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

稱疾不朝從

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也

由

此日怨望居常鞅鞅

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宋祁曰當作於向反

羞與

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

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師古曰言俱為列侯

上

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

師古曰從音十容反

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

如臣多益辦耳上笑曰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

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

其手

師古曰挈謂執提之

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

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

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

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

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

陰使人

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

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

晉灼

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宋祁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為淮

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十戶

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

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

乃與蕭相國謀詐令

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紹信曰雖病強

入賀

師古曰紹詐也

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師古

曰鍾室謂懸鍾之室

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

哀

○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

問曰信死亦何言吕后道其語高祖

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

師古曰自

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劉攽曰釋解也猶云解說也

語在通傳

○宋祁曰浙本無此四字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

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

今鄆州鉅野縣

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

曰兩龍方闕且待之

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

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

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

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

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

下教反

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畧地收

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

○劉氏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

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

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

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

鄭氏曰豹

真魏後也

廼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畧定梁地

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

事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

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

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

師古曰走並音奏夏

音攻雅反

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

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劉攽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

字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

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彭

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

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

師古曰蚤古早字

今取睢

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

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

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

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

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師古曰
讓責也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

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

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
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

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
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請論如法上赦

以為庶人徙蜀青衣

文穎曰青
衣縣名

西至鄭

師古曰即今華
州鄭縣是也

逢吕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吕后泣涕自

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

○宋祁曰一本作涕泣一

無詔字

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

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

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宋祁曰宗字當作三字

黥布六人也

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

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

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

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

山

師古曰有罪論決而輸竹於驪山

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

師古曰陳曹輩也

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衆數千人番君以

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

校破之青波

師古曰地名也

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

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

師古曰言其號勇為

衆軍之敵

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

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

○宋祁曰軍字疑作聚

當是時

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宋

祁曰越木將
字下有軍字

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

上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

師古曰涉謂無
舟楫而渡也

擊秦軍

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
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
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
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

師古曰間
道微道也

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

之布使將追殺之。柳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

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

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呂布。

古師

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

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

是也。○劉攽曰：上文云漢之敗楚彭城，此文又云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按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漢王

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薛及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

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兵黥布漢王度羽得布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或楚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邳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

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

為我使淮南

師古曰孰誰也

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

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

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

三日不得見隨何

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

之所為使

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

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

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

南市

師古曰質錕也言伏於錕上而斧斬之錕音竹林反

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

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

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

事之

師古曰鄉詩曰驚以下亦同

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

負版築以為士卒先

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大王宜悉淮南之眾

師古曰悉盡也

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

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

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

師古曰埽者謂

盡舉之如埽地之為○宋祁曰彭城字下當更有城字

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度

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

師古曰飲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宋祁曰觀

其字下當有勢字

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楚

師古曰捉舉也鄉讀曰驚

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

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

義之名

師古曰負加也加以於身上若言被也

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

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

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

地

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師古曰間音居菟反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祿

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臯爾

從釋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

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
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

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

使

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
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執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
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或之臣非以
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
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
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

宋○

祁曰南本浙本淮南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

使者在

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

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

曰事已構

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

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

而疾走漢并力

師古曰走音奏以下亦同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

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

師古曰縣名也

在梁

數月

○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符上文留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邑又非

齊地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

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

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

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

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師古曰鳥祖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

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是

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

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

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

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垓下項

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為天

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棄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斃功勞也隨

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

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

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

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

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

師古曰圖謀也

乃以隨何為護軍中

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

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

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

諸侯

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

至淮南淮南王方

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師古曰恐被收

捕即欲發兵反

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師古曰賁音肥姓賁名赫

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

次譽赫長者也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王怒曰女安從知之

師古曰安從何

由者

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

事乘傳詣長安

師古曰傳音張懸反

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

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

上以其書

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

師古曰不應有反謀

恐仇怨妄

誣之

師古曰怨音於元反

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

○宋祁曰微或作微舊本及李本並作微今改作微景德本無王字

布見赫以罪亡上變

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

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

○宋祁曰浙本上字下更有上字

召諸

將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陰

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

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

張晏曰疏分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

張晏曰往年與前年同耳

文相避也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

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

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
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
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
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
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

陛下安枕而卧

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

師古曰是者謂布也

薛公曰出下計

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

師古曰胡何也

薛公曰布故驪山

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

公揣之

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劉攽曰上曰善按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盡如薛言布取荆又

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上寓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

東擊荆荆

王劉賈走死富陵

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

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

發兵與戰徐僮閒

師古曰二縣之閒也

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

師古

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

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師古曰謂在其本地總土懷安故易逃散

今

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

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錫

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錫音大瑞

反解在高紀○宋祁曰馬帝紀作會

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

鄧展曰望地名也

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險謂布何苦

而反

師古曰險讀曰逸

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

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

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

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
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

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
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

偽與俱亡走越

師古曰偽謂
詐為此計

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

師古曰鄒陽縣之
鄉也鄒音口克反

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晉灼

曰親父也綰之父與
高祖父太上皇相愛

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

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

相愛

○宋祁曰浙木嘉作喜

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

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

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

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

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

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

王共尉

李奇曰共敖子也師古曰共讀曰龔

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

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觖望

師古曰觖

謂相缺也望怨望也缺音決○宋祁曰浙本注文相字下有又字

及虜臧荼乃下詔詔

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

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

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

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

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

於元反句音劬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

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

皆屬焉

○劉奉世曰不知始所以得從按功臣表自豨起及以破臧荼封陽夏侯當是傳誤爾又曰

以趙相國趙
字當作代

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

師古曰謂信
陵君無忌

及將

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

師古曰因休告
之假而過趙

賓客隨之者

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

下

師古曰言屈已禮之
不以富貴自尊大

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

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

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

師古曰二人
皆韓王信將

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

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畧趙代上聞乃赦吏民

為豨所誑誤劫畧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

邯鄲擊豨

師古曰如往也

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

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

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

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

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

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

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

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乃

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

師古曰閒音居覓反

而陰

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

晉灼曰使豨久亡畔○宋祁曰浙本注文

久字下有亡字

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

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

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闕匿

師古曰闕閉也閉其

蹤蹟藏匿其人也闕音祕

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

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廷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其

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

是上曰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縮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

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

師古曰瘳與愈同

高祖

崩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

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縮妻與其子

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

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

師者謂之師

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

時縮孫它人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而降也東胡烏丸也

封為惡

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甚得江湖閭民心號曰

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

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

千計反他皆類此

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廼遇

芮之將梅銷

師古曰銷音呼懸反

與偕攻析酈

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酈音郎益

反降之及項羽相王

李奇曰自相尊王也

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

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

師古曰邾音朱又音洙

其將梅銷功

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

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諡曰文王子成王臣

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

薨子靖王

羌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

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辰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

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予謂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徒忠無心事何以著令邪○劉攽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

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表
陸董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亦一證
至孝惠高后

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

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徵一時之權變以詐

力成功

師古曰徵要也音工堯反

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

不自安事窮執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

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

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

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

著于甲令而稱

忠也

師古曰甲者
令篇之次也



前漢書卷三十四

前漢書卷三十四考證

韓信傳項王意烏猝嗟○史記作噤噤叱咤又言語姁

姁史記作嘔嘔

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云云○

臣召南

按諸侯歸

逐其主自王善地即指田都王臨淄田市王濟北臧

荼王燕司馬卬王殷張耳王常山皆徙其故王於他

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國罷兵矣

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田市及臧荼殺韓廣事乎

其實不能○

臣召南

按不能斷句言實兵不能數萬也

史記作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能
字屬下句讀

斬成安君泚水上○水經注泚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
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

其舍人得罪信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臣召

南按劉奉世即据功臣表以正晉灼之誤是也但本

書表作樂說史表作樂說樂樂字形相似未知孰是

黥布傳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臣召南按叙此事於
追殺義帝之後與史記合是也乃項羽傳叙于追殺
義帝之前蓋誤

太宰主之○胡三省曰此非周官之太宰也漢奉常屬
官有太宰

番陽人殺布茲鄉注師古曰鄢陽縣之鄉也○胡三省
曰据史漢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則茲鄉當在番陽
界

將率封者六人○臣召南按功臣表中牟侯單右車郎

侯黃極忠博陽侯周聚陽羨侯靈常下相侯泠耳高陵侯王虞人並以擊布功封與期思侯賁赫凡七侯也

盧綰傳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臣召南按史記作從

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耳

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封為惡谷侯○臣召南按它人

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則人字誤也惡谷史記及本

書表作亞谷則惡字亦誤也又按此及史記並云綰
孫而本書及史表並云綰子必有一誤

吳芮傳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羌嗣○按異姓諸侯王
表共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

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臣召南按表便侯沅陵侯是
也

前漢書卷三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五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璫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謄錄監生臣汪兆鯤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荆燕吳傳第五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

別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同馮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

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度河得

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

入楚地燒其積聚

師古

曰倉原芻橐之屬

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

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師古曰保謂依恃以自安固

漢王

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閒招楚

大司馬周殷

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

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

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大

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

師古曰共裁之子也共讀曰龔

尉死以臨

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

同姓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

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

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

師古曰滕名地理志屬臨淮郡

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高祖三年

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

以畫奸澤

服虔

曰以計畫干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
曰共為計畫欲以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 澤大說之

師古曰說 請曰悅 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 師古曰因飲酒 田生
獻壽而與之金

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
與黨與

也言不復與我為友也文穎曰不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
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如淳曰
也人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澤或作釋卿按周勃
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

釋未知孰是然則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 居數月
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 張卿往見田生
也具供具也

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廼屏人說張卿曰臣觀

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

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以成帝業

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

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

春秋長

師古曰言年老

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

后又重發之

鄧展曰重難發其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

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其下亦同

太后必喜諸

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

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

師古曰千斤之金

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

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

獨此尚缺望

師古曰缺音決

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

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嬃

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劉攽曰高后

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說在高紀

琅邪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

留師古曰田生勸之

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澤王琅

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

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

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

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

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並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宋祁云浙本注文給字下有說字一本給作

說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

文帝文帝元年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

李奇曰本齊地

前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

年薨

○宋祁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

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

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

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

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

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為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

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

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

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

○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

哀帝時繼

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

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

更始中為兵所殺

師古曰更始劉聖公

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

之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

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殺無後

○宋祁云

浙本為布字
下有所字

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

師古曰悍男也填音

竹刃反

諸子少

師古曰少幼也

乃立漢於沛為吳王

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漢

也

王三郡五十三城

○宋祁曰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賈犇封

已拜受印高

祖召漢相之曰若狀有反相

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

獨悔業已拜

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拜為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

因拊其背

師古曰拊

摩循之也一曰拊輕擊之音芳羽反

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

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漢頰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

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

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韋邠今故韋也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

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取其利以足國用

故無賦於民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

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

愠師古曰愠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

師古曰滋滋也

及後使

人為秋請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漢不自行也使人代已致請禮師古

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

不祥

服虔曰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

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

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

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

於

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

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

輒予平賈

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願

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
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讀曰價
謂庸直也○宋祁曰謂卒踐吏皆得庸直也滿流志蘇
林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如淳曰
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歲時存問茂材賞賜問里

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

之人

也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共禁不與

如淳曰頌猶公也師

古曰頌讀曰容

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龜錯為太子

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數上

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及

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

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

師古曰孽亦庶也

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

朝

宋祁云一本無稱字

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

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師古曰公

謂顯然為之也即就也

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

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聖室

之屬也

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

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

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廼使中

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

師古曰凡

言不肖者謂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

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

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

律令

師古曰更改也

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

師古曰滋亦益也良

實也

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

師古曰括古穢字地用舌食也蓋以

犬為喻也言初穢糠遂至食米也穢音食爾反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

察不得安肆矣

師古曰肆縱也

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

餘年

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材姓反

常患見疑無以自白

師古曰白

明也脅肩綦足猶懼不見釋

師古曰脅翕也謂歛之也綦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

懼耳釋解也故也

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

至此

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

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

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

軀以除患於天下

師古曰循順也

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

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音居其反

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

安得不事

師古曰安馬也

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或天子侵奪

諸侯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

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

之意

○宋祁曰叛當作畔

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

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

後車方洋天下

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
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

所向者降所指

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

略函谷關守滎陽教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

師古

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

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

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

者

師古曰潛行而去也

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

諸侯地不能為漢十二

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

為叛逆以憂太后

非計也

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

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
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
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
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
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
王為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
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
使發盡發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

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

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如淳曰吳芮後四世

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以漢有賊臣錯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

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專以侵辱諸侯為事業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

骨肉

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

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

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

師古曰逸放也

欲舉兵

誅之謹聞教敕國雖狹地方三千里

師古曰狹音胡夾反

人民雖

少精兵可具五十萬

○宋祁曰浙本無精字

寡人素事南越三十

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

師古曰諸君謂其酋豪

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

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

地之北當長沙者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

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王子

定長沙已北而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
走音奏○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以北使報當作使報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

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
三子為王者淮南衡山濟

也北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

會維陽

師古曰臨晉關
即今之蒲津關

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

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
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

入骨髓

師古曰言心有所
懷志不在洗沐也

欲壹有所出久矣

師古曰
謂發兵寡

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

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

此

師古曰為此謂欲反也為音于偽反

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

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十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

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

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

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

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

皆倍軍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

師古曰於

舊爵之外特更與之

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

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

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

諸王

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

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

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

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八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

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曰

誦○宋祁曰浙本過字下有過字

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下亦同

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

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

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

上從其議遂

斬錯語具在盜傳以盜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

師古曰奉宗廟

之指意也

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名通

輔親戚使

至吳

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諭說也

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

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盜來亦知其欲說笑而

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而留軍中欲劫使

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

服虔曰梁王與吳戰

益得奔梁

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傳

音張繼反

至雒陽

劉攽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

陽當叙在雒陽下

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

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

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搖吾又得據滎陽也

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

雒陽

宋祁曰雒陽浙木作淮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本所見浙本爾

然則雌黃可妄下乎

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

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

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

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

師古曰饗古餉字

使吳梁相敝

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

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

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

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

此兵難以藉人

師古曰藉假也

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

多它利害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言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

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

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

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

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教倉粟阻山河

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

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

尉行間候司馬

孟康曰行伍間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候或為司馬也

獨周丘

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宋祁曰南本酤作酷

王

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

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
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
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
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

萬

師古曰比
音必寐反

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

成功

師古曰度
音大各反

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

○宋祁
曰癰當

作癰

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

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

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師古曰憐

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

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

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殺亂天下錢○宋

祁曰注文天下錢浙本作天子錢

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

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

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

反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

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虐

暴而印等又重逆無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燒宗廟鹵御物

如淳曰鹵

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具

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

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

師古曰置放釋也

敢有議詔及

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
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
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

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

○宋祁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

又守便宜

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

李奇曰相即張

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

軍

師古曰走音奏

會下邑欲戰

師古曰下邑梁之縣

條侯壁不肯戰吳糧

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

廼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

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度淮走

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

以利啗東越

師古曰啗音徒
濫反解在高紀

東越即給吳王

師古曰
給誑也

吳

王出勞軍使人鏃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鏃蘇林
曰鏃音從容之從師古曰鏃

謂以矛戟撞
之音楚江反

盛其頭馳傳以聞

師古曰傳
音張戀反

吳王太子駒

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

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甯也三月

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甯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

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

罷

師古曰罷
讀曰疲

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

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之

○宋祁曰漸本無之字

不聽

漢將弓高侯積當遺王書

師古曰韓積當

曰奉詔誅不義降者

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湏以從事

師古曰言王欲

以何理自安處吾待以行事也處音昌汝反

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

奉法不謹驚駭百姓廼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薶

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

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

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

國發兵且誅錯

○宋祁曰浙本且字下有以字

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

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

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

師古曰圖謀也

王曰如卬等死

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

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

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

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

師古曰集和也

故雖䟽屬

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

晉灼曰田

生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云以權激呂氏也○宋祁曰注文恐其當作恐

以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晉灼曰劉澤以

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本並作釋陽夏公謂偉誤作危頗透以重為罪累○劉攽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加重也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

吳王

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

○宋祁曰斂字上當有賦字

逆亂之

萌自其子興

師古曰萌謂始生也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

封蓋防此矣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

其咎豈謂錯哉

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前漢書卷三十五

前漢書卷三十五考證

荆王劉賈傳高帝從父兄也○臣召南按史記曰劉賈

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史記曰劉澤諸劉
遠屬此云從祖昆弟皆班氏補史記之缺略也

賈輒避不肯與戰○臣召南按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

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

燕王劉澤傳大謁者張卿○宋祁曰疑卿是字釋其名
也○臣召南按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

與史記呂后紀同而匈奴傳作張澤與史記文帝本紀及表同宋祁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每遇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之此宦者張卿名釋名澤究難懸定也

引兵與齊王合謀注疑此傳誤也○臣召南按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於誅諸呂特見詐于齊王其後又因敗以為功耳是以通鑑從齊王傳

肥如令郢人注肥如燕之屬縣也○顧炎武曰地理志

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

吳淠傳上患吳會稽輕悍○顧炎武曰錢康功云漢書吳王淠傳上患吳會稽輕悍今本漢書並作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臣召南按吳會猶言吳之都

會也胡三省通鑑辨誤已嘗論之

吳有豫章郡銅山注章昭曰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

臣召南

按注中章郡故章二章字俱應作鄣字鄣郡

即丹陽郡也志有銅官

犴糠及米注師古曰蓋以犬為喻也○臣召南按索隱

曰言犴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滅國也顏注迂曲

不如索隱說

使輕兵絕淮泗口○胡三省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

泗口

前漢書卷三十五考證